

秋染化龙山

□ 赵华斌 刘平 文/图



近日,位于平利、镇坪两县交界处的化龙山秋色渐浓,连绵的大山在经过连续几日断崖式降温后,仿佛穿上了一件五彩霓衣,格外美丽,令人心醉。

化龙山地处秦岭南、大巴山北坡,总面积42万亩,以落叶阔叶林为主,完好的天然植被及其组成的稳定生态系统,不仅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区域性气候调节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生态作用,而且对南北水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每逢秋季,前来这里旅游、探险、休闲、采风摄影的人络绎不绝。

燕翔洞赏秋

□ 黄平安

山的轮廓,似银峰,如雪岭,若诗画。有时如白云,似轻纱,极轻柔地在崇山峻岭间游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雾也逐渐散去,当朝阳露出了笑脸,晨雾就隐退到了山林深处,不再轻易露面。

不经意间就到了燕栖湖,这里的水本来最清澈见底,秋天里,便更加澄澈了。最可爱的是秋天的倒影,几分朦胧中,“燕翔洞天”几个摩崖石刻在湖水中轻轻地跳跃着。湖中的鱼儿一副还未睡醒的样子,有些漫不经心,大概也在贪恋这湖圣水,在慢慢地品味,悠然地欣赏。随行的有人说,燕栖湖的水蓝得使人想生出翅膀,而眼前却是一片斑斓,红得像溶进了满天霞光。抬眼望四周的山,才知道那湖中的霞光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来自满山的红叶。湖边,有人即兴唱起了山

歌,刚唱几句,就引发了湖中撑筏人的兴致。于是,雄浑粗犷的山歌声穿越山谷,穿越丛林,在山谷间久久回荡。一人唱来众人应,一时间,歌声飞扬起来,震得湖水起了波澜,惊得鸟儿停止了歌唱。赶早迎客的竹筏轻轻地漂过,把五颜六色的湖面搅成了一湖碎银,不禁想问“船在青山顶上行”的诗意是不是专为此景而作?

见了这里的红叶,你会被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这里是喀斯特地貌,山崖耸峙,壁立千仞,而这些红叶就蓬蓬勃勃地生长于山崖上和峭壁间,哪里有一道石隙,哪里有一眼小洞,哪里就有她们飒爽英姿。山崖近乎垂直,而这些红叶从石隙中伸出来后,有的向往蓝天,直指苍穹;有的热情大方,伸手迎客;有的俯下身子,似

雨中远眺凤凰山

□ 李永恩

这里是一片开阔地:东面是几百亩鱼塘,共有二三十塘,每塘都有二三十亩,紧邻洋溢河。如果不下雨,完全可以去那里休闲,不但可以欣赏沿途盛开的多彩月季,嗅嗅空中弥漫的八月桂香。当然,还可以停下来,定神细看塘中来回游动的鱼,清澈透亮的水质,活跃肥硕的鱼儿,水面上不时激起的水花,让人觉得很惬意。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看,坐在洋溢河岸边的巨石上,仰望蓝天白云,任思想天马行空。

现在显然不可以。于是,我向南山望去。

南山也叫凤凰山,是大巴山的分支,东西走向的凤凰山像一道屏障,它的南面,是汉滨区的瀛湖、大竹园和洪山等镇;远点,是岚皋、紫阳县;再远点,就是人口大省四川、重庆了。凤凰巍峨,山脊绵延,一道道南北走向的山与山脊相连,顿时觉得,凤凰山与一位躺着的巨人何

其相似!道道走势相同的山,彼此又以涧分隔。由于凌晨就下雨,且雨量不小,昔日默默无闻的山涧都变成了一条条溪流。因为离得太远,听不见水流声,却看得清溪样,它们像是给凤凰山上挂了一道道缥缈洁白的绫纱。

起雾了,一道道。莫非天要晴了?不会吧,天气预报雨还将持续两天呢。然而,最终下不下,目前说不准,只能猜。

雾,乳白色的雾,开始是五六道,后来是七八道,再后是十来道,一道道从山涧、从半山腰自下而上冒起。她们好像是刚刚出浴的仙女,她们有着曼妙的身材,迈着袅袅的步伐行走在山野,煞是迷人。

不久,一道道雾逐渐升高,逐渐变粗,或许是山的指示,或许是山风的轻拂,很快,这些雾有的变成了骆驼,有的变成了绵羊,有的变成了骏马,它们都充满了生机,都缓步向前。大自然是位技艺高超的画师,简直是的,我想。

列车抵达的终点

□ 雷雨晨

火车窗外的景色匆匆闪过,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山洞依然占据了主导,火车穿梭在黑暗的山洞,这个山洞即将到头,可是还没来得及观赏一下别样的山水,就又匆匆钻进了下一个山洞。感受着时间的运动,思绪已然飘向了远方的故乡,列车即将抵达的故乡和那令人怀念的故人。

“奶奶,院子里的核桃熟了没有啊?”我趴在奶奶的炕上,用手撑着身体,附在奶奶的耳朵边大声地说。奶奶“啊”了一声,没听清啊,我又问了一遍,“您说院子里的核桃它熟了没有啊!”

“还没呢,千万不要摘它呀,现在里面还没有果瓢呢。”奶奶用满是皱纹的一只手指着院子里的核桃树,另一只紧紧地拽住我的手,轻声地说。

好像打我记事起,院子里的核桃树就已经挺立在那里了,在我的印象中,奶奶对它最是珍惜。只要有人站在核桃树底下,奶奶就急切地说不能摘,还没熟呢!终于等到它成熟了,父亲就站在树上,挥起棍子,核桃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而奶奶总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出浑身解数就去捡,我真害怕奶奶被核桃砸中。

奶奶整天神神道道的,常常把我吓得不敢去奶奶的窑洞里。那时候,父亲母亲总是早晨晌午去地里干活,留下我一个人,不得不去奶奶的窑洞里凑合。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耳朵里疼得特别厉害,我躺在奶奶的腿上,哭得死去活来,奶奶急得也哭了起来,叫神叫鬼,让他们帮我治耳朵,后来父母带我去了医院,滴了药水也就没什么大碍了。从此,我便不再害怕奶奶的窑洞,甚至每天都会和奶奶叨唠半天才满意地离开那个窑洞。

和奶奶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每天起来是奶奶的微笑,每天睡时是奶奶的抚慰,这一切在我看来似乎都已成了一种永恒,从来不敢想象这种永恒的逝去,可是世界上的种种总有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時候。那年的大年初二,奶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我,尽管当时不敢相信事实的我,也在一天一天的时间中接受了这个事情。从此奶奶便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希望,渺茫的希望,只有那点点滴滴的回忆和一两张奶奶的照片。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愿年年月月待在你的身旁,听您讲述那些鬼的故事。而现在,我更想带着对您的思念,握着那无形的慰藉,向着远方追求那遥远的梦想。

我很喜欢的网络上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一直陪着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当陪伴你的那个人要下车时,即使你再不舍,你也要心存感激,挥手告别,每一个意难平的结果,都是我们最好的结局。”奶奶陪伴了我十几年,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我是无忧无虑的,每天都是开心快乐的,尽管现在没有了您,但我依然会带着您那份向阳的记忆,奔赴我的余生。

眼前一片黑暗,列车又穿梭在山洞里,突然一切又明亮起来了,山山水水,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模糊了,脸庞的温热让我意识到了现实的存在。列车即将抵达那个终点,而那个终点便是我是我心心念念的人的归属地。望着外面迅速后退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也倒流一次。

我想再一次站在核桃树下,看看那个窑洞的窗户,梦幻着再次坐上您热的热炕,与您叨唠。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

□ 李胜金

初到安康日报社,我被分配进了政文组,当时组长是尤金山。同组的有党永庵、李贵仁、王友根、肖重声、杨宗德等。另外人民解放军后勤部165野战医院,325野战医院的战士3人也在这一组。工作的第一天,尤组长分给我一批稿件,让筛选编辑出几篇小稿,供总编发稿,我半天就完成了,尤组长看完后,表扬我,有一定的文字水平,编辑的文稿也干净,流畅。

时间很快到了六月份,为迎接建党50周年,编辑部要报道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并决定由钱明镜带队,到旬阳县吕河公社采访红一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正柱,作为七月一日当天的人物通讯。我和解放军战士刘旭江、邓旭华、邓光国一同前往。吕河公社驻地是一处祠堂旧址。红一、红二大队就在公社附近,采访很顺利,王正柱事迹突出,带领大伙学大寨,粮食连年丰收,群众生活逐年改善。采访后落实执笔人,钱明镜让我先写出初稿,大家讨论,他最后修订。我在公社办公室主任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写成了长达7000字的人物通讯《让党旗更鲜艳——记王正柱带领大伙学大寨,奔共同富裕的感人事迹》。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讨论,钱明镜肯定了我写的稿子,同组的解放军战士也都夸奖我。特别是来自北京高级将领家属的女战士刘旭江,对我赞不绝口。她后来让我悄悄去她们野战医院当兵,这是稍迟发生的故事。

第一次采访任务完成的还比较出色,编辑部过后总结“七一”专题报道时还表扬了我。此时,我正式向编辑部党支部递交了入党志愿书。

我差点去了解放军165野战医院当兵。事情是这样的,1971年我25岁,老大不小的,这一年快过去后,我就26岁了,在报社工作生活还可以,但身份还是农民,每月28块钱。我们同来的几个农民编辑,心里都着急,下一步咋办?不能老是这样工不工,农不农的,谈对象都不好定位。一天,来自165野战医院政治处的刘旭江对我说,你现在是农民,年龄也不小了,不如辞了报社的工作,去我们医院当兵,一年以后保证提干。我说可以,她说,去当兵先养猪,吃住穿衣之外,每月6块零花钱。刘旭江是名门之女,父亲刘转达,姨夫吴光华都是四野的战将,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特别是吴光华先后任新疆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刘旭江在165野战医院说话算数。当时165野战医院住地和平利县城。刘旭江专门为此事回平利向院长、政委汇报此事。院长、政委一致同意,让刘旭江带我去平利换军装,办手续。我硬着头皮去找报社领导刘鸿儒,刘社长坚决不放手人。他说,小

李,安心在这儿工作,我正在向地委组织部要指标,先让你和张会鉴转干。事情就这样挂起来了。转干能成的话,立马改变身份。当兵的话一年以后才能提干,两相比较,我还是等转干吧!刘旭江很理解,同在报社学习的原总后勤部安康办事处干部杜立峰也同意我先在地方转干。

事情过去了50年,我仍然非常感谢刘旭江、杜立峰对我的信任和肯定。报社领导刘鸿儒是一位老干部,办事干脆,能力很强。他为我和张会鉴转正的事,多次找地委领导和组织部。很快地委组织部从省上下达的100名新招干部指标中,拨出两名指标解决我俩的身份。年底,我和张会鉴成了报社正式在编的记者、编辑。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孔芳修见到我,开玩笑说,小李,你从土记者变成了洋记者。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71年12月的一天,我拿着安康县公安局开具的户口迁移证,到皂树公社办理户口、粮油转移手续。公社办公室主任李朝义接待我,他拿着公安局的迁移证,左看右看不说话。半天露出十分惊讶的话语问我:胜金,你怎么弄到迁移证的?可见当时,迁移户口是多么的不易,尤其像他这样出身世代为农的家庭,穷根扎了多少代,朝内无人的新农民,如今要转移户口,一般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李朝义主任才惊愕、惊讶,半天无语。

屈指算来,我在安康日报社工作了七年零两个月。那七年正是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加之单身,没有负担,凡是驻队,去远方采访,劳动锻炼,我基本上都是冲锋在前。从不叫苦叫累,圆满完成任。

1972年和1975年我两次到汉阴县农村驻队采访,每次一个月时间,1972年去蒲溪公社安沟大队驻队采访,1975年去药王公社中锋大队驻队采访。白天和农民一块劳动,晚上采访,轮流在每户社员家里吃饭,体验农村生活。

1976年初,报社安排我去恒口三条岭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时间为一年。三条岭五七干校是地委党校的前身,当时经营了一个农场,一个养猪场。每年要让很多农民工帮助播种管理和收获。我们从地直单位抽调的干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当时的任务就是劳动,每周一天学习,周末休息,周日晚上返校。

